

四庫

全書

四庫全書

全書

第四四七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象臺首末

象臺首末附錄

魏鄭公諫續錄

忠貞錄

忠貞錄附錄

諸葛忠武書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

朱子年譜

朱子年譜考異

朱子論學切要語

宋胡知柔編……………一

元翟思忠撰……………五五

明李維繼同編……………九一

明楊時偉編……………一二七

清不著撰人……………一二七

清王懋竑撰……………二四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象臺首末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貢生臣李玉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象臺首末

傳記類二 名人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象臺首末五卷宋胡知柔編述其

父夢昱獲譴始末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

吉水人嘉定丁丑進士官大理評事以論濟

王事貶死象州寶慶元年追贈員外郎咸淳

三年追謚剛簡知柔於寶祐四年編其秦疏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遺文後又益以謚議及諸家贈答題跋之作

以成此書而彈文亦具載焉其編次頗無法

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彌遠書之下忽攬

以李知孝梁成大糾彈夢昱二疏及徐瑱救

夢昱書其下又為夢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

以追復省劄之類共為一卷第二卷告詞行

述之下忽攬以夢昱所進劄子四篇其下又

贅以趙文等所作夢昱水石圖贊五首共為

一卷第三卷諸人贈詩十九首之下忽攬入

夢昱自詠步王盧溪韻詩二首再寄一首其

下又載他人詩八首忽又攬入夢昱自詠格

陰圖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十八首共為一

卷第四卷為諸家哀詞祭文題跋而第五卷

省劉誼議又居其後未附像贊六首又與水

石圖贊各編而出身印紙題跋亦與封事題

跋各編均龐雜無緒又其書作於宋理宗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安得載及元明人詩文殆必其後人所竄亂

非知柔之舊矣徒以夢昱氣節足重故流傳

至今而宋史夢昱無傳所載亦不免闕漏今

特著之錄以示表章之義焉乾隆四十四年

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澤

欽定四庫全書

象臺首末卷一

宋胡知柔編

奏疏言附

寶慶乙酉詔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

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當聞周之太伯以一國

而遜之弟矣未聞以天下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

冕三代則太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本之我宋立國亦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為根本蓋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真人

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

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

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

挾祿父以為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

放之然南陔暫廢常棣繼作感傷之意見於詠歌封胡示

寵蔡祀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於厚友愛之義

未嘗終絕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迹敗露

初則罷尹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賜謚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勤渠繼繼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依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濟邸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大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為君臣之分不可暫借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邸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非懷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

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奈何駁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於絕矣哉天理數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於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迨于簡公齊無寧歲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於絕也唐之三宗莫盛於太宗不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於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終於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果終絕焉厥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而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為之辯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為祟孤突親見而

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冤託於秦以伐罪者若怪也
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
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
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
秋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為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宮為歸
來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
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
父子子兄弟弟均之為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以父
子兄弟之至親而冤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
理幾於斁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召變稔禍耶臣
嘗聞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隱匿有無虛實
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以前其
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聞詔獄所勘謝周
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既而尋獲
迫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
后為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

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據城為固幸府僚有留
其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為府僚者駕其說以為
免罪計也不能止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
誰欺欺天平濟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政當軫鵠原急
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
之則濟王冤矣邇來間有訟其冤者然羣言雖進淵聽
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於絕矣九原不可作是非
曲直濟王豈能與議者辯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
褒崇其實於濟王無加益設欲削奪追貶其實於濟王
無加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
人倫之或睽或合乃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所由判焉陛
下未可以為末節細故而忽之詩曰昊天其子之天子
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尤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
與陛下均為先帝子陛下兄日姊月而所以待濟王者
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
愛乃孝之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溫清有年矣亦先帝所

屬愛者也先帝仙遊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陛下鑒於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意者祖宗友愛之義素孚於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未免責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為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為已格人心即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邸之訃既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安圖守貳不武苟能夤夜勦除豈至詰朝僭偽濟王果何罪而至此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勃如也自封駁之說既行聞者莫不恨之往往謂

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戢訛言耳以止謗議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迺者乾文疊疊示變固已畧寓其譴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不早回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讐敵得以竊窺乘間抵巇特未可測況乎冤抑不散乖戾寢生他日國家之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皆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獨首書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軻論周公誅管蔡之過以為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於秦邸者為法以齊威之薄於子糾唐太宗之薄於建成元吉者為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感泣涕洟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

朕獨亡濟王僭偽事迫於兇黨非其本謀幸平心定氣為朕處之寧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先朝秦邸故事為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寧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養予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至無聊如此則濟王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而生恩榮浹於九泉怡愉洽於四海天理缺而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九

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臣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腑昧萬死為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無所逃斧鉞鼎鑊惟陛下所命當席藁私室以俟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昱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莫親於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長於兄伊尹引其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於斯二者何也蓋立愛立敬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正當開導聖明以為宗社久計可也夢昱竊聞主上恭儉寬仁不改父道祇畏承順克慰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迺者雪川之變實出於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恤

之意始於厚終於薄追贈之典始於渙汗終於反汗立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嫌歟今有人焉適值兇黨迫其兄為首以刼掠其財物者其兄又不幸而死於鄉鄰救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處之必將悲其兄無辜而橫死且察其兄本無心於刼掠軫其孤孀理其喪塋凡事之所當任責者惟恐有一之不加厚焉若或忿忿然真以刼掠之罪罪其兄聞有疏其兄之宿過者反從而聽之信之哀弔不至撫問不加丘嫂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烝嘗之似續無人者不之顧視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姻黨必將交口譏議其指為殘忍刻薄人矣鄉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望然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主上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使億兆之衆懽然戴之以為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惋不平而閭諺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免負天下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謗也公論之在天下未有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反覆否歟寬抑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日決不為國家之厲階否歟大丞相為宗社久安計未可以此事為不足芥蒂而忽之夢昱又竊聞過者海陵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賴考叔之孝於母能施及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昱所以深為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今日之追奪貶削其實於濟王有何加損然於主上君德所損甚大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有何加益然於主上君德所益甚多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言之時今既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有之獨於待濟王一節議論紛紜相為矛盾曾未有剖其事情稽其禍福平心定氣為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昱田野書生荷大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相擢用棘掾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親面濟王僭偽
委非本心夢昱因斷謝周卿等案頗知底蘊若更緘默
不敢吐舌一言非惟上負君相抑亦下負所學是用歷
考古事參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膽輒上封章昧萬死以
言之謹用副本申徹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棄芻蕘留神
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尊兄弟手足之情當
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
而戒於文過務在格非而戒於遂非凡追贈褒崇等事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一

十一

益目今所當亟行者乃若存亡繼絕一節欲且先降旨
以慰人心而徐圖之如此則主上立愛立敬之道兩無
所愧大丞相開導之功於是乎大全矣一時可以無恨
他日可以無愧萬世可以無譏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夢昱於大丞相深有望焉若或以狂僭罪之則斧
鉞鼎鑊惟所裁耳夢昱甘之如飴無悔焉

監察御史李知孝章疏

臣仰惟皇帝陛下受上天之景命膺列聖之不圖履位

之初肇舉禋祀雲物闡霽天宇清明祥風景星昭映披
拂此陛下之得天心而天心之眷陛下也號令初敷雲
行雨施輝光所被聲應氣求聖主作興萬物咸覩此陛
下之得人心而人心之歸陛下也孟子曰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人受之
堯舜所以得天下不過如此近年以來學術不明義理
不講士風頹靡背正而適邪違道而干譽親文墨者不
識典故習法令者不知憲章身為王臣而有嫉視君上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一

十二

之意職居朝列而有陰黨叛逆之心大為反道敗德之
意肆騰挾邪醜正之語脅制上下誣蔑典常猶使在廷
臣實疑懼臣伏見考功郎中洪咨夔迂濳晚出粗亦能
文大理評事胡夢昱江西鄙人試法偶中遭遇聖主寘
身周行不思勉勵以報君德乃以詭怪而惑羣聽近者
臣等相率奏請款謁廟宮此乃援真宗哲宗朝故事考
先臣司馬光之言所以隆陛下尊祖敬宗之心副萬姓尊
君親上之意其所關係益為甚大咨夔則曰臺諫相率

勇往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矣考詳典故以肅宮廟以安人心此豈細故而乃為譏誚之語如此其視君上為何如其視宗廟為何所耶蓋其憤給舍之駁濟王故謂陛下之謁宮廟原其心術允謂回邪夢昱素不能文且無所見突然上書言濟王事狂悖緣戾字字傾邪朝列切齒以為怪異如曰沈伯括等所供就使有之合在赦宥之域夫伯括所供事實所索案卷皆大逆不道之事身為法官豈不曉法安有惡逆而可以赦原乎觀其下語詳其用意考其引援皆其情詈詛之語此必藩賊餘黨潛伏出入共成此書二人者同於黨惡而黨惡之辭則有輕重同為狂謬而狂謬之語亦有淺深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咨夔鵠罷夢昱追官落籍竄之海外州軍庶幾中外悚動知有君臣上下之分觀聽肅穆國勢尊安天下大幸伏候勅旨寶慶元年九月初三日檢會臣僚奏洪咨夔特降三官餘依胡夢昱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象州羈管臨安府差

發前去取交管訖文狀申尚書省

司諫梁成大章疏

臣聞士大夫之趨嚮風俗之厚薄繫焉必其操行純一持論正平始足副公朝簡拔之意今有人焉學問本無而詭怪立異行實不副而矯飾沽名麾節屢更悖謬日甚傷風敗俗職此之由臣伏見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孺拘僻而濟以暴狂狠而恣於酒向為守帥凌蔑僚屬誣劾寓公間行怪政所至貽笑見於前者臺臣之評

奏臣不復再瀆天聽今六龍御天收用名賢以共起事功如長孺之習怪積謬何足齒錄朝廷特以其名臣之子遂加杖拭賜以命召此初政之美意臣聞其人故態不改顛怪自如形之詩詠公肆譏訕其送胡夢昱行詩之末句云便是吾鄉小澹菴者前朝名臣胡銓也今長孺迺以夢昱況銓流傳道路有識駭憤方且以辭遜自高對客昌言畧無忌憚臣謂長孺之所為若使立朝必黨和邪說鼙鼓在列或叨外任必復行怪政貽害士民

長孺之一身進退初無繫於輕重第恐中外觀望相師
成風崇詭尚異波流莫返必致是非混亂分義不明他
時復費朝廷區處臣實憂之臣欲望陛下特頒睿旨收
還長孺名命指揮仍畀祠祿勒令閒住俾知循省以正
人心以厚風俗以為詭僻狂悖之戒謹具覺察以聞伏
候勅旨貼黃臣照得前大理寺少卿徐瑄身為理寺長
官見其屬夢昱之狂悖誣謗一至此極自合糾正訓戒
使之捨逆歸順知有綱常始無負於朝廷擢用之意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乃不然惟知極力慙患而已觀其舉夢昱為賢能才識
其詞有曰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及引經決疑近古遺直
等語今以瑄之言考瑄之心則夢昱狂悖誣謗之章必
與瑄合謀共議而為之無可疑者臣邦勣徐瑄胡夢昱
雖已蒙朝廷追削貶竄公論猶以為罪大罰輕臣欲望
睿斷將瑄夢昱更賜重議施行庶誅其無將之心以快
公論仰乞睿照寶慶二年六月初一日檢會臣僚奏徐
瑄更追三官移送象州居住胡夢昱送欽州編管仍令

道州象州日下差發前去取交領狀申尚書省

大理少卿徐瑄上史丞相書

瑄嘗聞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
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此蓋儒者識治之格言而古
今昭然之明驗也夫所謂諱危亡之事者非謂必無是
事而諱之亦非謂危亡之立至也舉一事發一政有可
以致危亡之理則惟患其不聞聞斯改之而已矣此則
諱危亡之事也所謂諱危亡之言者非止於不樂聞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已也聞則忿疾之擯棄之甚者流放竄殛置之可死之
地而後已天下由是而鉗口結舌朝廷有過不得聞則
危亡基之矣此則諱危亡之言也是以自古聖君賢相
莫不以樂善從諫為首稱而反是者必致危亡之地此必
然之理不待旁引曲喻而後知也恭惟丞相一德格天
再世相輔勲業之盛振古鮮儔士大夫之道古今譽盛
德者不特以二十年身任天下之重為難而更化以來
未嘗罪一言者雖狂悖妄誕肆為詆毀而丞相未始不

優容之天覆地載海涵春育士大夫以是感激思奮凡朝廷稍有缺政則盡言無隱亦恃丞相有包荒之大德必無流放竄殛之事不然孰肯蹈不測之淵為嘗試之舉哉瑄竊見胡夢昱以囊封繳劄論及濟邸事獲大譴責投之嶺海固其自取然考其所為實有懇惻隱憂之心而無沽激矯飾之意朝廷所以特加寬於胡夢昱者不過以其位卑而言高又其言與論思之臣適相邂逅故其罰特異於他人而瑄區區千慮之愚竊以朝廷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以直言詢及草茅無間中外則不當以位卑為嫌丞相光輔聖主廣開眾正期年之間凡所以獎拔善類激昂士氣扶植祖宗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用其至而首以直言罪一職事官竊為丞相惜之恐自是中外之人皆以言為諱其於丞相二十年涵容之美意輔贊之大業所損多矣瑄職在法守偶與胡夢昱同寅見其披閱謝周卿等案牘有感于中欲退而草封事久矣聞有囊封匭奏必汲汲傳錄欲早知之問其故則曰若幸而有他

人言之則夢昱可以止執筆細思作而復輟者至於三四此蓋瑄所親見灼知其出於至誠慷慨而非務為沽激求名之舉瑄既得於目擊不能為丞相言之則此身受陶成之恩恐卒無以報故敢冒昧控陳

文

泉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維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越二十有三日丁丑凡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十八弟之靈曰嗚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歲在丙午先人棄世姊九歲伯兄六歲子兩歲越明年丁未弟始生鞠育顧復先妣之劬勞極矣然猶幸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棄世兄弟悻悻艱苦萬狀先妣忍飢寒躬織紉以供束脩散遣從師每以無忝汝父為訓兄弟既長挾冊授人負米為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勉幸而伯兄舉于鄉子亦竊第太常弟之不偶於場屋者特命耳不幸祿未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閭內無間言橐中無私蓄怡愉相懽共振門戶以守先妣

家法以踐先妣緒言家事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已
冬予蒙詔恩擢用棘掾弟偕予以行既而骨肉聚處俸
入不給弟協力支吾甘於寂寞時寄蕭寺閉戶繙書其
用力亦勤矣抗志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
一鳴弟毅然贊之既而坐罪削籍投竄象郡弟慨然從
之水陸繚繞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以經紀行計調護
行色者皆弟之力也予之泛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
忒弟之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固予之手足也亦予之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家拂士也既抵象郡方期收召魂魄共為講學計嗚呼
豈料惡辰叅會弟乃為庸醫所殺耶弟苦痔疾特微恙
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絕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得
死耶始予與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離也
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塗痔不便始異寢繼又以
起坐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有六日遣周
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晚予訪舊從外來弟語予曰
我痔根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復下牀復招陳維

清則曰此療痔者之常也弟不以為疑予亦何自而疑
也況無日不隔室而語耶豈料弟之死也馴至晝夜呻
吟寢食俱廢手足難屈伸肩背難轉及弟始疑之予亦
疑之二十有三日招良醫陳安叟來診視子始見弟面
肉消瘦精神憔悴四體骨立陳安叟便疑脈氣不穩然
猶幸可以救藥未以為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
切不效予意謂弟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太甚非可一二
日取效也豈遽料其為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血如注迭喚二僕以舊衣溲灑予皇皇無以為計二十
八日黎明往禱於甘廟弟語予曰可至誠以往予禱而
歸陳安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清爽予甚以
為喜陳安叟便言六脈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
料燈欲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令陳維清者以藥
止血幸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震而氣微喘
急喚予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予猶以好語相溫
存急捧藥以進弟力疾啜之又曰再煎藥來併請醫者

來予倉皇煎藥未熟請得陳安叟來弟顏色陡變一語不及發而溘然長往矣嗚呼予實不料弟之死也使予果料弟之死豈不能以一語問弟身後事耶弟而不以一語及身後事抑亦不自料其至於死耶予之心弟素知之身後事雖無事於囑可也然兄弟至親萬古永訣豈有不及發一語耶是可恨也予與弟為兄弟四十年同艱苦共患難所以相期者為何而弟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筆力適勁交遊服之餘膏腴馥往往沾溉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人一鄉舉不能得而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襟懷磊落交遊敬之尚友名勝傾益如平生惟執不以遠大期之今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議論明正縉紳器之命苟遇馬必非蠅營狗苟徒為利祿計而已今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身為羈囚予則有罪弟果何罪而死於此耶若予者真為弟之累累也是可恨也弟之病也妻與女不及侍死也妻與女不及斂衣棺之類取具臨時雖欲勿之有悔可得歟是可恨也是可恨也予素多

病弟則康強弟偕予來骨肉恃以無恐豈料多病者尚生而康強者則死耶康強者且不可恃多病者豈可恃耶嗚呼已矣予雖強顏世間亦鬱鬱無聊賴矣而今而後予之心事訂於誰歟家事囑於誰歟聞卷有得焉將誰告歟有疑焉將誰質歟正色之規送耳之論非特子姪輩不可得而聞予亦不得而聞矣嗚呼已矣予之手足偏斷矣予之家法拂士云亡矣嗚呼豈庸醫果能殺吾弟耶抑亦弟之冥數止於此而分當死於庸醫之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耶不然則何為而適與之相邂逅耶善類以書相開釋者謂聞之前輩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弟之此行於義得矣弟聞此言泉下固可以無恨也予之恨不知何時而可釋耶雖然柝舟之節弟婦必能守之弟惟一女當如已出撫之弟未有男當謹擇而命繼焉予與骨肉輩萬一再有聚會緣甘苦休戚誓必同之斷斷乎不相離也嗚呼此願其可遂耶其終不可遂耶一付之天而已矣予罪重罰輕再汙白簡恐恐乎後命之至則弟之